

談 詩 歌 創 作

公 木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談詩歌創作的文章八篇。其中，“和初學寫詩的同志漫談關於寫詩的問題”一文，詳細分析了初學寫詩者一些不正常的思想，例如認為“寫詩只要有真實的感情就行”、“只要思想正確就能寫出好詩”……等等。“邵燕祥的詩”等五篇，是對幾個青年詩人的作品的評介，指出了這些詩作的優點和缺點。其餘兩篇，是談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問題的，文章中討論了古典詩歌的傳統究竟是什麼，以及應該怎樣繼承和發揚這個傳統。

談 詩 歌 創 作

公 木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436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5 字數 92,000

1957年8月第1版

195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5,000 定價(7)0.46元

封面設計：章西厓



目 次

我爱(代序)	1
和初学写詩的同志漫談关于写詩的問題	6
邵燕祥的詩	37
讀“新春”和“海边的詩”	52
眞实与集中	72
讀張天民的“谷場詩草”	85
談“和平的最強音”	96
談中国古典詩歌傳統問題	105
繼承与发揚中国詩歌的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傳統	128

我 爱(代序)

雷閃，
不能把光芒和声响，
永留在天空。

颤抖的星，
水样的月光，
甚至灼燦的太阳——
能够照穿烏黑的夜，
直到把黑夜消灭。

然而它們照不亮
人底心，这大海洋：
万年的波濤汹涌，
勇敢的海燕飞翔。
它吞沒整个阴暗的古昔，
而駛出通向无限未来的远航。

什么

生命力最久常？
什么
光照得最深最强？

是你呵，
我心爱的诗。

你耸然起立——
从侮辱，
从剥削，
从反抗，
从斗争，
从人类历史底奔流里，
从自然宇宙底造化里……

你把一代底精神，
赋以活的呼吸，
吹向来世。

你拂去蒙蔽正义的尘土，
你使罪恶低头而战栗。

你比空气更轻灵，
你是前进底急先锋。

对每个新辟的领域，
你总是做向导。
你底伴随
是创造底意志，
是真理底美。

假如有一天，
你把光耀隐逝——
一切过去将只剩一片空白，
而根本也就不会再有未来。

我把自己
投进你底光圈里，
我看见每个人头上
都照着同样的光圈。

只有那依靠上帝和血统骑在颈上的人，
只有那借助手枪和说谎骗取荣利的人，
只有那仰仗主子威风专以鸣鞭为快的人，
只有那生就一副膝盖用来发抖或下跪的人，
只有他们，那些多余的人——
留在这荣耀而辉煌的光圈之外。

呵，你是什么，

我心愛的詩？

你是
神聖對邪惡戰爭的陣綫；
你是
結合赤紅的心與心的紐帶。

我放開喉嚨，
為你歌唱光榮之歌。

我以感激的手，
帶著勝利的确信，
撫摩你底周身。
我輕輕地低語，
用我底唇，
貼近你底耳根。

我有时也激动地狂吼，
暴跳着向着你，
象向着——位老朋友。

我向你哭，
向你笑，
向你吵嚷，

向你議論。

我愛過許多男人和女人，
卻從沒有
象愛你這般深。

1941年9月3日

和初学写詩的同志 漫談关于写詩的問題

1

一位編輯同志对我說：“在青年底来稿当中，百分之九十是詩。詩，詩，詩！……”他說着連連搖頭，嘴角都撇到耳根子上去了，那神色象是吃了过多的青酸棗，又苦又澀。随后不胜感慨地說：“的确不錯，不滿十九岁的男女，都是詩人啊！”

我跟他講：这終究不是坏現象。

于是，他立刻就送了一些詩稿給我，很恳切地說：“請你給看看吧！差不多每篇来稿都附着或長或短的信，热情地期待着批評指教。”

我把这些詩稿看了一遍，一共是五十多篇。看过之后，似乎也有些感触。不过，我底意見可能是很浮淺的，不能指望給爱好詩歌的青年什么教益。随便談談，仅供参考吧。

許多青年都喜欢写詩，这是事实。为什么？为什么当人們走上文学底長途，第一步往往先踏进詩底領域？

我想，这是很自然的，合乎規律的。苏联詩人伊薩柯夫

斯基曾簡單扼要地解答过这个问题；他说：“这是因为人们在成长，在认识世界，在接連不断体验新的生活感受。他们想说出自己对这一切的意见，想表现自己，想揭露自己的心灵，想说明自己的意向和希望。因为他们还年轻，他们底性格是热烈的，所以他们想用崇高的、不平凡的、美丽的语言去说话，因此他们最注意的是诗的形式。”（“给初学写诗的人的信”）这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说的。至于在我们伟大而年轻的新中国：斗争是如此紧张，胜利是如此辉煌，生活是如此多采，道路是如此宽广……春草要绿，春花要开，新中国底青年怎么能不歌唱呢？

可以说，在我们新中国，每个人只要有爱国心，忠诚地劳动，踏着历史底路程前进，他底生命就是富有诗意的，诗底光圈就照耀在他头上。更何况是青年男女，他们感情饱满，他们朝气蓬勃，他们受着祖国和人民底关怀，他们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鼓舞着，他们展开理想底翅膀飞翔，人人都有远大前程，他们更是生活在诗底气氛当中。因此，青年人爱好诗，喜欢写诗，甚至说凡不满十九岁的男女都是诗人，这原是正常的现象，不是不可理解的。

问题是如何把这正常的现象导向正常的发展。

问题底实质是如何揭示出在这正常的现象下隐藏着的不正常的思想。

既然是爱好诗和喜欢写诗的青年这样众多，为什么真正的好诗却很少出现，以致不仅使编辑同志摇头，而且广大的读者和公众都为诗底不振担心呢？

这是一个更重大的問題。对它作出答案不是这篇短文底任务。不过牽連着一点是我想要說的：許多青年喜欢写詩，写出之后，不少是来不及修改，顧不得磨清，就把原稿寄出，这也表现出对詩的一种錯誤認識。在各种文学样式中間，他們認為詩是最容易写的。理由有种种：

“有真感情就产生真詩。写詩：只要感情真实就行。”

“要富有思想性，只要立場堅定，思想正确，就能写出好詩。”

“只要感觉銳敏，能随时随地抓住新鮮印象，就是好詩人。”

“詩底語言比較容易掌握，因为詩有一定格式，只要把韵脚押好，再加上一定的节奏，就完了。”

“詩不过是分行的散文，如果說跟散文有区别，就是多用几个形容詞，多打几个比喻。”

諸如此类，大同小异的說法还有許多。甚至发展到这种程度，竟認為小說家和剧作家必須密切联系生活，必須到群众中去，必須到工农群众中去，必須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而詩人，只要他底灵感沒有枯竭，再加上沒有工作負担，蹲在机关里也能写詩；頂多有时出去觀光觀光，去旅行旅行，就很好了。这种錯誤思想和胡涂观念已經給詩創作帶來不可估量的灾害，它也直接間接感染了許多初学写詩的青年，阻碍着他們成長，使他們在起点上就誤入歧途。

这些关于詩創作的討便宜和懶汉論調，都是在詩底園

地里孳生出的病虫害，必須赶快扑灭。

2

“只要感情真实就行”嗎？

是的，感情虛伪是不行的。水可以掺进酒里，但水不能成为酒；虛伪的感情可以写进詩里，但它不能成为詩。为了証明这一点，讓我引用下面这一首詩作例：

支援你——第一汽車厂

你底名字——第一汽車厂，
多么悅耳，多么响亮。
誰不知道你呀，
是我們第一个汽車制造厂。

无数的耳朵，在傾听着你，
到处的眼睛向你張望。
你象磁石吸引着鉄屑，
六亿顆心哪繞你身旁。

最可愛的人在海防边疆，
凝目巡視着远方，
英雄啊，不畏酷暑和隆冬，
为了支援你呀——第一汽車厂！

机器飞快的转动，
汗珠滴滴落落地淌。
工人们在造各种的机器，
为了支援你呀——第一汽车厂！

拖拉机发出轟隆轟隆的响，
农民们勤锄又勤耨。
他们正在争取丰收，
为了支援你呀——第一汽车厂！

年青的人儿多么欢畅，
生龙活虎地运动，聚精会神地听讲。
学生们在锻炼在学习，
为了支援你呀——第一汽车厂！

为了支援你呀——第一汽车厂，
茫茫的大海要跨过，
我们勇往直前，
万丈的高山也不能阻擋！

只要想到自己的汽车厂，
只要想到崭新的汽车驰遍八方，
再困苦我们也快乐，
再艰难我们也欢唱。

欢唱吧，欢唱！

欢唱你——第一汽車厂！
欢唱我們祖国偉大、雄壯，
讓我們在絢爛的曙光中尽情欢唱。

在这一些詩稿中，这首詩底文字还算是通順的，作者好象懂得一些写詩的“技术”。但它还不能算是一首真正的詩，讀过之后不能使人感动；因为：第一，它并没有表现出第一汽車厂底特点，在这里如果換上其他厂矿底名字，比如阜新煤矿，鞍鋼或什么地方，都没有什么不可；其次，詩中写祖国的兵士、工人、农民、学生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支援你呀——第一汽車厂！”这显然是不确切的，并没有反映出全国人民为支援第一汽車厂所做的具体努力；最后，詩中用了一些空泛虛浮的字眼，比如大海、高山以及快乐、欢唱，和偉大、雄壯等等，都用的不够恰当。这就說明：詩中所表现的感情是不真实的。詩稿从沈阳投出，就是說詩作者住在沈阳，那末，为了支援長春的第一汽車厂，还用得着“勇往直前”，跨过“茫茫的大海”和“万丈的高山”嗎？

也許作者从报纸或文件中讀到关于第一汽車厂开始兴建的消息，心里很兴奋，激发起要前往支援它的念头。——就作为这念头是真实的吧，不过它也还是抽象的，空洞的；从写詩的要求看来，它还没有真实感情的基础。动机可以从报纸或文件中引起的，但必須通过具体的生活感受，才会产生出真实感情来。

假感情就产生假詩，感情虛伪是不行的。

但是，是不是真感情就一定产生真詩，只要感情真实就

行呢？

這也不見得。

忘記是什麼人講的這麼一句話了：“少女可以為她失去的愛情悲唱，守財奴不能為他丟掉的錢袋哀歌。”虛偽固然寫不出真正的詩篇；但僅僅片面強調“真誠”，也還是非常不夠；還要看什麼樣的“真誠”，這才是主要的。守財奴丟掉錢袋的悲哀，恐怕也不見得低於少女失去愛情。而後者會很自然地引起同情和共鳴，所以她底悲唱（即使她不悲唱，那末，她底遭遇），可以打動人底心弦；前者則只能引起憎惡或滑稽感，所以他底哀歌（如果他哀歌的話，並且是十分真誠的），只能叫人感到刺耳惡心。

別林斯基說：“任何一個詩人也不能由於他自己和靠描寫自己而顯得偉大，不論是描寫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寫他本身的幸福；任何偉大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底痛苦和幸福底根子生長自社會和歷史底深處，因為他是社會、時代、人類底器官和代表。只有渺小的詩人才會由於自己和靠了描寫自己顯得幸福或不幸，但是只有他們自己才傾聽他們底鳥歌，而社會和人類是不願意理會這些的。”

渺小的詩人——他底歌聲發自兩個鼻孔的下面，只有兩隻耳朵傾聽，那就是他自己那兩隻耳朵。他和人民、和時代是絕緣的。

瑪雅科夫斯基是用什麼態度從事寫作的呢？他對於自己的詩是怎樣看待的呢？他說：

这是和战士
或者国家
有关的事情，
也是藏在
我心中的
事情。

每篇真正的詩都扎根在詩人底心中，都是从詩人底心坎生長出来的；都必然帶有詩人本人的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但所有真正的詩篇都必須有一个共同点：反映人民底思想和感情，說出人民想說而又不曾說出的話。一切非人民和反人民的東西，都不能借助于詩底形象而獲得生命。当希特勒匪徒窺見莫斯科塔尖的时候，也曾狂叫过：“今天德意志，明天全世界！”；当日本法西斯騎在中国头上的时候，有些灵魂販賣者也曾写过：“大东亚圣战頌”；但这些既不是歌也不是詩，正如狼嚎犬吠既不是歌也不是詩一样，即使他們底感情是真实的，他們是用“真誠的真誠”来嚎来吠。

屬於狼嚎犬吠一类不会是真正的詩，这用不着細說了。但由此也應該引起我們底警惕。我們也須要時刻檢查自己：我們底感情是否健康，是否含有毒素呢？

比如，在来稿中有这么一篇題为“等明年再来”的詩，自述初中毕业后，投考学校沒被录取，他站在“沒有自己名字”的“榜示”前面，感到“天昏地暗，目晕头眩”，他想到“同學們耻笑，老師們失望”，甚至回到家里，“父母也要給冷眼”；于是他“恨不得大地上裂一道縫……”。虽然最后也表示了信